边地书写 家国长歌

——读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

◎海中渔

赵艳（笔名杨楣）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界碑》由内蒙古少儿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作家的第3部报告文学作品，此前，经她书写的袁隆平和廷·巴特尔的故事，广为人知。

《生命界碑》立足边地，书写边防，聚焦中蒙边境科右前旗、阿尔山段，客观引用史料，真实记录了戍边战士、移民管理警察、护边员等群体守护祖国边防线的动人故事。

《生命界碑》从真挚的家国叙事与深刻的时代价值起锚，为值守边防的群体英雄歌唱，彰显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主题。该书先后入选2024年度“亮丽内蒙古”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和2025年度“内蒙古好书”榜单。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编审梁鸿鹰评价：《生命界碑》书写了无数平凡生命以青春、健康、家庭乃至生命为代价守护每一寸国土的壮志豪情。通过共同救助、携手巡边等生活化场景，将边境守护转化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使命，具象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籽紧紧相依”。

《文艺报》副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评价：《生命界碑》除了正面刻画守边巡边官兵群像，还用很多笔墨，描写了这些守边军人和警察背后的军嫂、警嫂，用这些人物的故事来烘托主人公。其中高位截瘫的哨兵苏少波和河南姑娘马丽丽的爱情故事感人至深。还有更多的警嫂，她们渐渐理解了丈夫不平凡的工作和坚守，千里迢迢来边境投奔丈夫，克服严寒和各种艰苦条件，一起投入到守边事业中去。

《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副主任、副编审汪雪涛评价：《生命界碑》整部作品以“界碑”为核心精神意象……界碑从一块冰冷的石刻，逐渐蜕变成一代代人用血肉站立起来的精神坐标。围绕核心意象，作品又用“相思树”“红五星”“戍边墙”3个次级意象，串联起第一章以哈拉哈河畔的“相思树”牵出从军人到民警的戍边传承、第二章以戍边墙上的名字和李春华老人的500颗“红五星”，勾画出平凡百姓与戍边人共同守边的群像。这种结构跳出了按时间线铺陈的传统纪实手法，以精神线索串联不同时空故事，让整部作品始终笼罩在厚重绵长的情感氛围中。

内蒙古文联、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编审特·官布扎布评价，《生命界碑》是一曲守望尊严的赞歌。这个尊严是国的尊严，就是主权的尊严，就是绵延在阿尔山中蒙边界线上的尊严，就是人类间达成了共识的，经联合国确认的神圣的家国尊严。《生命界碑》翔实、严谨，冲击力强，共情力足，作品严格遵守了报告文学呈现的原则，忠实于阿尔山地区军、警、民在戍边过程中的每个故事、每个事迹、每一次巡逻和每一分钟的坚守与付出。没有故意的夸大，没有特效的渲染，使英雄们的故事自自然然地发生，使能够穿透几层皮衣棉衣的极寒自自然然地出现，使忠于职责、守护祖国尊严的战士们自自然然地傲立于我们充满敬意的心里。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席满全评价，在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版图中，“边地写作”与“英雄叙事”历来占据重要维度。赵艳的《生命界碑》以中蒙边境线为叙事原点，书写新时代戍边群体的精神谱系，承续新时期以来“新边塞诗”与“新军旅报告文学”的诗化传统、“宏大叙事+诗性细节”建构的写作范式。

内蒙古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委会主任、国家一级作家布仁巴雅尔评价，作者历经12年追踪采访，真实还原了57位戍边守护者的坚守与奉献，记录他们生死守护130公里边防线、维护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宁的奋斗历程，将戍边战士的坚守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深情讴歌了戍边人守好祖国“北大门”的奉献精神与当代戍边精神。开篇便以宏大的国家视野切入，紧扣“打造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这一战略主线。书中开篇即以哈拉哈河为地理坐标，将读者带入那片被称为“生命禁区”的中蒙边境，通过“相思树”这一核心意象，构建起连接历史与现实、个人与国家的情感桥梁。

文艺评论家李树榕评价，《生命界碑》以作者常年深入边关体验生活为根基，其准确运用历史知识、地理知识、专业术语、相关案件、可考数据的写作，令人敬佩。体现的是作者长期下了苦功夫，为祖国北疆界碑旁无名有名的群体官兵树碑立传的拳拳之心，读来亲切而真诚。

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评论家赵富荣评价，《生命界碑》以人物为中心，其背后是祖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步伐，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近80年来稳边、护边、安边、兴边的历程。如阿尔山市的“蝶变”，从古道驿站、殖民统治到边境口岸为线索，中间穿插了许多人物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边境山乡的边贸、旅游、生态、科技发展带来的民生福祉，记录边境山乡的变迁之路。

兴安盟文联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张彩华评价，《生命界碑》作者并未将书写局限于军警戍边群体，同时也以无数百姓的微小故事，铺开全民守边的壮阔图景。如果说戍边墙上镌刻的251个名字，是警察戍边重要的精神意象，《生命界碑》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则让读者看到了军警民3层有形的戍边墙，还有高科技含量的无形戍边墙。

笔者认为，以上专家的点评与推介观点，各有角度、各有深度、各有维度、各有侧重，不失为广大读者阅读《生命界碑》的最好导读，让读者能够读出作品中的宏观立意，读出《生命界碑》的文学深意，读出边防故事中以小见大的家国情怀、民族守望，读出平凡英雄的恢宏写意。

作品史料详实、人物鲜活，书写了雪城义警、死亡巡逻、536号界碑、戍边墙上251个名字……诠释了“以生命丈量永恒”的铁血誓言。

《生命界碑》从开篇“我愿为祖国站岗放哨，无怨无悔”，到结尾“生命真正的界碑，从来不在经纬度的交叉点，而在某位母亲珍藏的家书中，在某位妻子远眺的晨昏线上，在所有国人安睡的梦境里”，让读者读出了军警民的深切共情。

《生命界碑》以“边防军人及其家庭的情感与命运”、连长李相恩的遗孀郭凤荣为殉职的丈夫种植“相思树”为情感叙事脉络，构建了从个人情感升华为家国情怀的叙事路径，以王禹新、朝鲁门、王文贵、黄志勇、扎木苏、包红星等“共和国卫士”的群像来书写，串联“军人——民警——群众”的完整核心价值与精神谱系。

读《生命界碑》令人读到了文学的魅力，之中的文学形式和文学意蕴丰富多样，为故事叙述增添了斑斓的文学色彩，避开了说教式和平铺直叙式的枯燥无味，可读耐读，是作家文学能力和文学积淀的厚积薄发。

《生命界碑》是一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秀文学作品，是祖国北疆戍边精神在新时代奏出的使命与初心的交响、责任与情怀的史诗。《生命界碑》书写的是保家卫国的忠肝义胆、是军民团结的使命荣光。

一座界碑融入生命，一曲长歌献给英雄。

典评

从80载画卷中寻找民族团结的鲜活记忆

——评《同心颂：内蒙古美术创作中的民族团结主题》

◎杨静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植根于厚重的历史实践，也凝结于鲜活的文艺创作。2026年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鹏瑞编撰的《同心颂：内蒙古美术创作中的民族团结主题》。该书立足内蒙古自治区近80年美术发展历程，以170余幅代表性美术作品为核心样本，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历史叙事中呈现”“寓意和象征表达”“宣传招贴画及其他”四个维度，系统梳理民族团结这一贯穿内蒙古美术创作的核心母题。

《同心颂》跳出单纯地域风情的研究惯性，把民族团结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将绘画、雕塑等置于自治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厘清了几代内蒙古美术家如何用画笔记录各民族共居、共建、共发展的时代图景，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全书坚持“以作品说话”，通过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清晰的类型划分，系统梳理自治区成立以来不同历史阶段的美术资料，对经典作品作细致分析和理论阐释，构建起跨度近80年的图像谱系。书中不只评析作品构图、造型、色彩语言，更深入挖掘图像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与生活根基。作者反复强调，内蒙古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生息之地，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内蒙古的历史、文化与幸福生活。所以，表现民族团结也是内蒙古美术创作的永恒主题。近80年来，很多民族团结题材的作品，并非概念化的主题先行，而是来自草原大地的真实生活现场。如50年代初的连环画和年画《兄弟民族之间》，就是以发生在草原上的真实事迹为内容，通过生动鲜活的画面，表现了兄弟民族之间守望相助、亲如一家的事实，讴歌了民族团结精神。这正是这批经典作品能够跨越时空、持续打动读者的根本原因。

全书逻辑框架清晰，将浩繁的作品归纳为四大阐释路径：扎根现实生活的现实书写、回望过往岁月的历史叙事、寄寓美好愿景的象征寓意、宣传招贴画及其他，四个维度相辅相成，相映生辉，共同构成内蒙古民族团结美术创作的完整面貌。

一、面向现实生活，记录各民族和衷共济的生动实践。现实题材是内蒙古民族团结美术创作最为丰厚的宝库。几代美术家走向牧区、乡村、工矿，把各族群众一起生产生活、和睦相处、互帮互助的现实转化为视觉图像。“十七年”时期的新年画创作中，美术工作者呼应时代号召，创作了大量描绘民族团结的优秀作品。如《四季生产图》《农牧连双喜 同庆万年春》《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样样有鱼》《人寿年丰》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画《工牧一家》《雪中情》《甘泉》，油画《中华民族一家亲》，雕塑《齐心协力建包钢》等都是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采撷的富有时代特点的典型题材。这些作品聚焦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实践，捕捉民族团结的动人故事和细节，以鲜活的画面证明，共同体意识就蕴藏在日复一日的共同生活里。

二、回望历史长河，借历史故事演绎共同体的深厚渊源。昭君出塞是内蒙古美术创作反复演绎的经典母题。从60年代初的中国画《汉明妃和亲图》，到70年代的年画《昭君出塞》，80年代的壁画《昭君出塞》、雕塑《王昭君》，再到新时代的中国画《昭君出塞》和雕塑《昭君出塞》，艺术家们不断调整叙事视角，不局限于个人悲欢，而是重在阐释民族和睦交往、文明互鉴的历史启示。除此之外，“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等发生在内蒙古大地上的动人史实，也一再被转化为美术作品。美术家们以艺术重构历史，挖掘历史当中各民族守望相助的精神内核，打通古代史、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精神脉络，让读者看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千百年交往交流交融积淀的必然结果。

回味

三、以象征与寓意手法，传递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美好祈愿。大量年画作品、风俗美术善用这一表达。《人寿年丰》借鉴传统门神画范式，拉马头琴的蒙古族老人居于画面中心，多民族孩童捧着丰收果实环绕四周；《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汇聚各族群众、各行各业人物，在饱满热烈的画面中礼赞农牧丰收与民族团结；《欢庆丰收》化用传统“五子登科”的民间美术母题，以不同民族孩童欢聚的浪漫意象，寄托家国祥和的美好愿景。这类作品充分汲取中华民间美术的形式语言，把抽象的团结理念转化为老百姓能看懂、又喜欢的吉祥图像，实现思想内涵与民族审美形式的完美融合。

四、宣传招贴画，民族大团结的视觉宣言。近80年来，内蒙古广大美术工作者还创作了许多表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招贴画，如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尹瘦石和超鲁所绘制的宣传画、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每个10年大庆之时创作的宣传画等。这些作品采用不同形式风格，表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辉煌历程。

细读全书，能够感受到作者清醒的艺术思辨及对当下创作的思考与启示。他提醒创作者，民族团结题材的创作，不是符号堆砌、概念图解，真正有力量的作品，根基永远是火热的现实生活，是对各民族共同命运、共同奋斗的深刻体察。纵览书中遴选的佳作，无论是写实叙事，还是抒情表达，以及寓意和象征，打动人心的共同点，在于尊重生活真实和历史真实，尊重人的情感和心理，尊重各民族文化共生共存的客观现实。这一判断，对当下民族地区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同心颂》具有多重价值。首先是珍贵的图像史料价值。许多早期作品如年画、版画，散见于旧画册、旧报刊、展馆档案、私人收藏中，流传并不广泛，本书系统搜集整理，将分散的图像资料整合进完整的历史脉络，保存了一份可视化的内蒙古美术档案，为后世研究留存珍贵资料。其次是思想文化价值，以美术史的视角阐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字与图像互证，用视觉艺术讲述内蒙古各民族共同奋斗的历史，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理论表述，化为一件件可感、可看、可触的画面，实现理论阐释的有形、有感、有效。再者，本书面向美术创作实践，总结近80年主题性美术的得失经验，为今天的画家提供借鉴：新时代表现共同体主题，既要立足本土沃土，也要继承中华美术传统，既要把握宏大时代命题，也要深耕生活细节，防止主题性创作滑向空洞化、概念化和程式化。

该书也留下不少可供继续拓展的学术空间。比如，不同时期创作背后美术家的个体经历、采风手记、创作草图等一手文献，还可以进一步挖掘。

文艺是时代的镜子，也是精神的火炬。《同心颂》的出版，不仅是对过往创作的回望与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启示：内蒙古大地丰厚的民族团结实践，是文艺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漓水歌飞敕勒川

——『大美和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观后

◎郭晶晶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始终承载着民族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近日，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大美和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来到内蒙古师范大学。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在指挥华山教授的带领下，带来18首涵盖壮、侗、苗、瑶、京、彝、回、维、蒙、藏等民族音乐元素的作品。一支南方合唱团，将漓江边的歌声，带到敕勒川的校园里，这场跨越千里的艺术行走，用最朴素的合唱形式，展开了一次南北文化的对话。

八桂歌韵 深耕乡土

上半场，合唱团依托广西多民族原生态音乐资源，用一套精心编排的曲目，把八桂大地山海相依、多元并存的气质铺陈开来。广西地处岭南，壮、汉、瑶、苗、侗、京等多民族长期共居，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歌唱文化。音乐会把这些散落在山野、田间、海边的民间曲调编织进多声部的织体里，让口传心授的单旋律有了和声的层次，也让老调子生出了新的听感。

开场是四首联唱——《大地飞歌》《壮族敬酒歌》《三月三，九月九》《广西尼的呀》。团队采用领唱与混声合唱问答呼应的方式，构筑出立体饱满的音响。领唱声部保留了壮族民歌的即兴韵律和装饰音，那种山间随口唱出的韵味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合唱声部则以厚重的和声托底，穿插齐唱、分声部交替和对位呼应，使旋律错落有致，尽显南方民歌的灵动与温润。

《藤缠树》是由作曲家孟可为《印象刘三姐》编创的主题曲，以混声合唱形式呈现，使作品富有更强的艺术表现力。“藤缠树”是广西民间极有代表性的意象，音乐里多条旋律线各自独立，又彼此支撑，互不遮蔽，互不割裂，恰好对应了相依相伴、共生共存的关系。《月亮》是由广西壮族嘹歌改编成的一首合唱作品，歌中加入了壮语和流行的音乐元素，充满了温暖的浪漫色彩，描写出了壮族青年对爱人和家乡的思念之情。两首作品呈现出民族音乐合唱化改编的两种取向，《藤缠树》使经典旋律在合唱织体中获得新的厚度；《月亮》则深入民间音调的肌理，在壮语唱词与现代和声的融合中形成独特的听觉质感。

《撒里罗》是一首根据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元素创编的合唱作品，其音乐素材源自流行于云南红河石屏县的一种歌舞曲，常在民俗活动时边舞边唱。曲调情绪奔放，似绕口令般，连绵不断、一气呵成，急促的跺板式乐汇，增添了舞蹈的热烈欢快气氛。

上半场以广西本土音乐为主线，并向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延伸，壮族的敬酒歌、西南少数民族的舞曲、山地田歌、北部湾渔歌，一路听下来如在八桂大地上行走。这些曲调来源不同、风格各异，在合唱的统一组织下各展其声，又彼此呼应。而当这些南方的旋律在呼和浩特的音乐厅里响起，它们又多了一层意义。从山野到校园，从祖国南疆到祖国北疆，歌声跨过了地理的距离。

南北和鸣 抒怀家国

如果说上半场是把漓水的歌唱到敕勒川，那么下半场则让南北的旋律在同一个舞台上相遇。合唱团的视野从八桂乡土拓展开来，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的音乐元素次第登场，用歌声铺开一幅中华音乐版图的辽阔画卷。

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经孟卫东编配为混声合唱，保留了原曲标志性的切分节奏和西域音乐灵动明快的特质。女高音声部担纲主旋律，男生用的是打响指和连续“啦啦啦”的节奏，以人声替代器乐来支撑节奏。这样的改编贴合新疆民间音乐的本色，仿佛把葡萄架下的欢歌直接搬上了合唱台，既有艺术性，也带着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新疆音乐特有的切分节奏在混声合唱的织体中得到了保留与强化，原曲的西域韵味并未因形式的转换而流失，反而因多声部的支撑而更显丰满。这种跨地域的合唱改编，在尊重原曲音乐基因的基础上拓展了作品的表现空间，也使不同地域的民族音乐通过合唱这一形式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紧随其后的《鸿雁》，是整场音乐会最让我动容的作品。男低声部以极弱的力度单音起唱，那一声像暮色里远远的一缕炊烟，瞬间把草原的苍茫铺满整个音乐厅。随后各声部一层一层叠加，力度稳步推上去，到高潮时八个声部全奏，却没有一丝声嘶力竭，最后缓缓收住，归于宁静。由一支南方合唱团在呼和浩特唱响这首内蒙古的符号性作品，这本身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真实的写照。《鸿雁》所表达的乡愁与归属之感，具有跨越地域与民族的普遍感染力，旋律越过了地理的分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建立起情感的连通。

曲目尾声，合唱团回归广西本土叙事。《山里山外》《美丽壮乡的新时代》以质朴的山歌韵味和昂扬明亮的旋律，唱出新时代壮乡山乡巨变的崭新风貌，与上半场形成首尾呼应。最后的《稻·鱼》是曾令荣依托侗族民歌创编的作品，用西式回旋曲式承载本土乡土内核。主部以短促跳跃的音符模拟游鱼戏水的灵动，插部用绵长舒展的旋律描摹万顷稻田随风起伏的景象，声部快速交接、音色明暗切换，构筑出一个鲜活立体、生生不息的田园声场。

众声同唱 便是家园

整场音乐会最动人的一刻，出现在返场。指挥华山教授转身面向观众，双手轻轻一抬，《我的祖国》的旋律便同时从台上和台下涌了出来。合唱团的专业声线与学生们真挚的声音交叠在一起，没有彩排，却自然地融合。随后，《我和我的祖国》接续响起，指挥的手势放得很轻，几乎是让观众自己来领这个旋律。那一刻，台上的演员与台下的观众、南方与北方的区分全都消融了，所有人都成了同一个声部。台上的专业演唱与台下的自发歌唱汇合在一起，音乐厅便不再是台上演、台下听的场所。未经彩排的齐声合唱之所以动人，在于共同的旋律在瞬间跨越了身份与地域的差异，使分散的个体凝聚为情感上的整体。

我坐在观众席里，看着点点手机灯光汇成一片灯海，听着身边那些真挚的歌声，忽然明白，这场音乐会一直在用各种方式说一句话。指挥转身，全场同唱，从南到北，从台上到台下，共有精神家园，或许不是某个遥远的理想图景，而就是此刻，一群人同唱一首歌时，彼此确认的那种归属感。《我的祖国》是家国视角的宏大礼赞，《我和我的祖国》是个体情感的亲密诉说，两首作品接续唱响，从“我”到“我们”、从“我们”再到“我”，恰好完成了整场演出从多元展示到一体凝聚的升华。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这场音乐会走出了一条用合唱连接南北的路径。中华民族的音乐传统始终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互鉴、不断丰富。合唱以多声部的组织方式，将各具特色的民族旋律纳入统一的音响结构，每一个声部都保有自身的旋律性格，又在共同的节奏与和声中达成协调。当这样的和声持续响起，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便有了具体可感的载体。

风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